

# 走進「梁祝」 林奕華：隱喻的花園

## 「珍重幾重，十八相送」

不知不覺，本地劇團「非常林奕華」的「梁祝」宇宙已經走過十年。2014年，音樂劇《梁祝的繼承者們》以一種清新、嬉鬧的方式解構這個中國民間傳奇，驚世駭俗地讓梁山伯與祝英台化身藝術學校的學生，在美術館中見自己、見眾生。10年後，導演林奕華繼續讓梁山伯與祝英台踏上旅程，從《A.I.時代與梁祝的繼承者們》到即將上演的《有一天我和祝英台去美術館》（Art School Musical 2025），繼續關切當下年輕人的精神困局，在劇場的層層隱喻中追問「我是誰」。

●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尉瑋  
圖：「非常林奕華」提供

●美術館在林奕華的「梁祝」宇宙中是獨特隱喻。

●《梁祝的繼承者們》開啟了林奕華的「梁祝」宇宙。

●《A.I.時代與梁祝的繼承者們》

攝影：Thomson Ho

## 觀眾與藝術家 豈非另一種「梁山伯與祝英台」？

林奕華提及，《A.I.時代與梁祝的繼承者們》是疫情後劇團首次重回葵青劇院的大舞台，當時他便真切感受到，後疫情時代，全世界的觀眾對於進劇場看舞台劇這件事的態度與看法已然改變。「最明顯的，就是大家對『無常』的看法和態度，可以說是和藝術創作的取態剛好相反。」從創作角度看，「無常」對藝術家的最大啟迪，是要擁抱未知、勇敢實驗。但在疫情中對「無常」有了慘烈體驗的人們，卻更加急切地渴望回到可預知的常態中，這使得藝術創作面臨更大的困難。「現在，想要邀請大家入劇場和你『下棋』，和你遊戲，和你冒險，對我來說，需要用更加更多的力氣。」林奕華無奈道。

一直以來他始終認為，自己的劇場創作並不需要很多理論背景的加持，或是某種精英心態才能理解，而是從生活出發，去挖掘想像。他總認為，腦袋和心靈要有一定程度飛翔的高度，才能看到不一樣的東西。「但是，要飛就要放手，要相信自己可以飛。」大家總想獲得新穎的ideas，但似乎總想獲取現成的觀點，多過是從自己出發，或者經過飛高望遠的旅程之後才得到的收穫。「從這個意義上說，我們的創作非常辛苦。」

但「梁祝」的十年給了他信心，原來一個作品，經過時間的洗禮後，會與觀眾產生那麼深的聯結，持續喚起感動。「原來我年少時的一些經歷，和一個民間傳奇結合在一起，是可以在時間裏一直走下去的，這個是意想不到的。」他說，「要相信時間，相信人，相信自己。」

這次講「十八相送」，對林奕華而言還有一個重大的意義，「就是發現做創作的人其實就很像祝英台，去認識你的人就像是梁山伯——有些東西是不能直接講給他聽的，但是你講給他聽的方式他是否可以聽到？」

欲語還休，似懂非懂。這是觀眾與藝術家之間，永恒的拉扯與緣分。

●「我不是一直都在你的身邊，而你，不也一直都在我的身邊嗎？」

《有一天我和祝英台去美術館》  
(Art School Musical 2025)

時 間：10月31日、11月1日  
晚上7時30分  
11月2日 下午2時30分  
地點：香港葵青劇院演藝廳



●經歷十年蛻變的六位原班演員再次齊聚舞台。

「當時做第一部時，我想：哪裏是藝術家的『哭墳』呢？我就想起了美術館。沒有想到這個比喻對很多人來說是別有意義的。」林奕華說。

當年《梁祝的繼承者們》被稱為「reThink musical」，摒棄了百老匯式的音樂劇結構，演員用不完美的聲線唱青春的情懷，18首歌的歌詞就如同層層相扣的謎題，多年過去，仍然縈繞在觀眾心中。在劇中，美術館如同文明的墓園，梁山伯與祝英台在這裏比照自身，再畫一幅自畫像，就如同站在歷史的廢墟上看過去、看現在、看未來。那是某種林奕華簽名式般的隱喻。

到了《A.I.時代與梁祝的繼承者們》，遍布舞台的熒幕與投影，不啻為新時代的「畫作」展現。多線敘事的並置、演員與影像間的對照，讓自我的本真與虛偽、創作的真誠與矯飾，成為更加令人深思的議題。

而《有一天我和祝英台去美術館》，對於林奕華來說，不是「梁祝」宇宙的大結局，卻是「新開始」。劇名來自於《梁祝的繼承者們》中的一句對白，全劇只聚焦在一個片段，那便是「十八相送」。林奕華用20首全新歌曲講述各種「分」與「離」，描摹思念的捨與不捨。這些場景，關乎愛情，卻又不全然只是愛情。「兩個人，面對同一件事，如何體認大家的不同？再進一步，當你遇到你不認識、不熟悉、要去猜的人與事時，要怎麼去面對？」林奕華說，「為什麼說這是新的開始？因為這就是我們的未來。」

習慣了萬事不求甚解，只想快速擁有速配答案的我們；不願再去思索過去、反觀自身的我們，還有好奇心去探索未知；還有耐心和勇氣去踏上人生的未定旅程嗎？這大概才是林奕華一直想要追問的。

### 跟着歌曲穿梭時間

為什麼要懂「藝術」？為什麼要懂「戀愛」？為什麼要懂「我是誰」？祝英台與梁山伯在美術館中難捨難離，故事就從這裏開始。

林奕華再次用歌詞編織謎題，邀請觀眾一起來破解。《萌人情歌》他寫：「未來的未來 有那麼兩個人/一個是我 一個是你/要懂不懂 似懂非懂/青山幾重 十八相送」。《思念總在忘記後》是點題之作，他在航班上寫就：「我坐的航班怎會那麼不該/愈往前飛說好離開又想回來/白茫茫全都籠罩在天邊外/一時遠 一時近/明明是對你的思念 卻什麼都想不起來」。

這裏、那裏，你和我。觀眾跟着作者的「文字遊戲」跳躍時空展開遐想。歌入耳中，是如風掠過水面不留痕跡，還是會牽引人去到動人的情境，全靠觀眾是否願意打開自己，回想自身。

「戲劇本身對我來說最大的意義不是講現在，而是就像神話，是講很久很久以前。它很重要，要吃透了現在，不將觀眾只是放在現在。」林奕華希望觀眾可以在時間中不斷跳躍，在他看來，世界變得那麼快，人們習慣了只在眼前尋找答案，更時常將答案的箭頭指向別人，很少回到自己的內在。「很多時候，我們真的在看文明的瓦解。當下年輕人最困難的是，他們不止是青黃不接，簡直是不知道過去與未來。他們最困惑的是，既不擁有過去，又未得到未來，那你要他們現在站在哪裏？所以，他們只能更加執著現在與當前。」然而擁抱過去，恰恰才是獲得智慧的途徑。

「如果不能穿梭於時間，就等於我們沒有那麼多『護照』，來來去去只能去很近的地方。但是人生，就是不停為自己申請護照的旅程，才可以自由穿梭，那個『護照』就是開放的心。」

在梁祝的美術館中，有大大小小的紛繁謎題，所有的答案都需要「回溯」自身，才能一一顯現。「我們要知道自己為什麼不行，然後去面對它。」這樣的自省，需要真誠與勇氣。

## 藝動巴山蜀水 第十四屆中國藝術節成都開幕

香港文匯報訊（記者 李兵 成都報道）10月16日，第十四屆中國藝術節在成都開幕，將於11月5日在重慶閉幕，整體活動持續至2025年底。本屆中國藝術節由文化和旅遊部、重慶市人民政府、四川省人民政府共同主辦，以「藝動巴山蜀水 共繪時代新篇」為主題，力爭實現「觀百部大戲、賞千件展品、匯萬眾活力」。

據悉，川渝兩地將攜手推出「戲劇雙城記」、美術作品展、雜技魔術展演，以及非遺展、數字藝術展等多元內容，以「跟着演出去旅行」「美術館之夜」等精品文旅線路和活動，積極拉動文化和旅遊消費。此外，「雲演繹」「雲展覽」模式的推行，將增強年輕群體的參與感，打造一場「永不落幕的全民藝術盛會」。

**舞蹈詩劇《蜀道》開篇**

10月16日，四川原創舞蹈詩劇《蜀道》作為第十四屆中國藝術節開幕式演出，帶領觀眾通過舞蹈肢體語言領略蜀道上的千里畫卷與千年風煙。該劇以「五丁開道」的古老傳說為序，依次鋪展「潤川化蜀」「劍閣崢嶸」「翠雲穹廊」「市井煙火」「古今之道」等篇章，生動再現李冰治水修堰的智慧、姜維獨守劍閣的忠勇、翠雲廊千年風韻的滄桑。尾聲處，「古蜀五丁」意象化為新時代的建設者，見證蜀道從天險變通途的現代巨變，演繹蜀道精神生生不息的古今傳承。在藝術呈現上，作品以氣勢恢宏的舞蹈塑造巴蜀大地歷史人物群像，運用純肢體語言凝練表達厚重

史詩。舞台視覺融入三星堆紋樣、川劇表演技巧等巴蜀文化元素，演員服飾兼具歷史質感與當代審美，共同構築一個意蘊深厚的詩化空間。

**舞劇《杜甫》創40億流量神話**

文華獎作為專業舞台藝術領域政府最高獎項，是本屆藝術節的重頭戲之一。重慶歌舞團原創舞劇《杜甫》作為入圍作品之一，在四川文化藝術中心連演兩場，深受觀眾喜愛。

《杜甫》全劇分為「壯遊羈旅」「長安十載」「棄官歸隱」「登高望遠」4個篇章，以大寫意的手法，意象化地呈現了「詩聖」杜甫顛沛流離的一生。「杜甫是一位現實主義詩人，一生憂國憂民，初心篤定、信仰堅定，作為演員就是要讓他『活』起來，觸動觀眾的靈魂。」舞劇《杜甫》中青年杜甫扮演者劉天一表示。

「《杜甫》用身體重寫史詩，讓盛唐的風骨在當代舞台復活，以一場『無聲的驚雷』，震撼每一個靈魂深處的文化記憶。」重慶歌舞團團長、藝術總監、一級演出監督荀曉燕介紹，該劇一度登上「微博」「抖音」熱搜榜，締造了全網40億流量的神話。

**新編京劇《紅高粱》角逐文華獎**

由寧夏演藝集團京劇院創排的新編現代京劇《紅高粱》亦亮相第十四屆中國藝術節，參評第十八屆文華獎。該劇改編自莫言同名小說，由賈璐編劇，李慧琴導演，梅花獎、白

玉蘭主角獎得主劉京領銜主演。作品以野生瘋長、蓬蓬勃勃、充滿野性有着旺盛生命力的紅高粱為意象，貫穿全劇。傳統京劇常用「二道幕」換場，《紅高粱》則用滿台垂落的紅高粱，經黃土地的風輕輕晃動，寓意是連綿的田野，又是英雄們抗爭的鮮血。「我們要的不是好看，是走心。」李慧琴表示，希望觀眾看到紅高粱，就想起這片土地上的人；看到九兒的背影，就想起當年的抗爭。九兒與十八刀的爱情，將用來回的對唱展現；抗敵的壯烈，高粱地的風吹草動，都藏進了音樂的旋律裏。賈璐則表示，作曲團隊沒有拘泥於京劇「三大件」，反而加了山東民歌的元素，讓旋律多了鄉土氣。

●開幕舞蹈詩劇《蜀道》劇照。

受訪者供圖